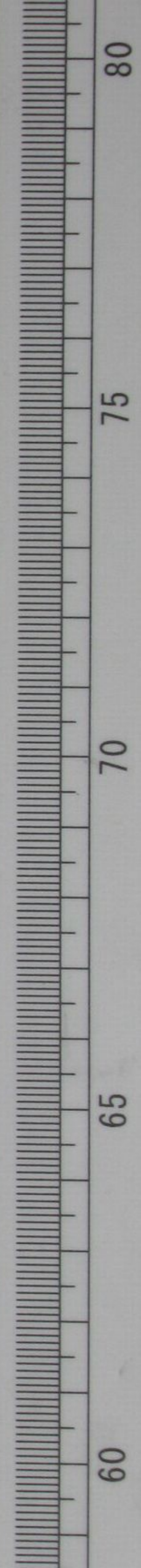




秋燈叢

一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94
1



同治十年春鑄

福山王

械著

秋燈叢話

本衙藏板

秋燈叢話目錄

卷一

義夫貞女

董季子濟貧得嗣

光祿公為神

蝦蟆吸童子

狐崇

蝦蟆吸鳥

誨盜解厄

李梅賔為龍神

夢筭三十

蔓菁汁治痢

陳公不負托孤

朱衣預兆

黃女貞節

贗酒如虹

秋燈叢話目錄

沢田瑞穂 55-01753

F0194-01

財色不惑

棄盜為僧

回道人

誣妻不貞

積錢不能安枕

洞庭君神幻顯靈

貞魂合卷

馘耳見志

巨木為龍

古城夜宴

猴行遭神譴

採葭迷路

龍墮

獼猴避劫

卷二

狐為冥王

狐避文襄公

易理宜守三戒

古鏡

韓氏苦節

伏魔大帝降妖

逢戍則走

白蛛水牛互鬧

責鬼不逞

巨掌如箕

逐鱗為數

道人授地

蠶龍隱足甲內

負心鑄級

不闡幽靈禮闈碎卷

李道人

眇能視

愛習採鍊且納之術

元日殺鷄

濟施得當

石卵

張真人

担柴道人

私得鸞子女錢變猪

疑為仙芝

仲由享祭

闕佛論

女額生髭

白鬚叟怪

匠役厭勝之術

妻不與夫同榻

卷被鄰號生悞汚

神鐘

周將軍墓

冤魂顯報

卷三

刑曹赴冥質案

縣名適符積德

薛公驅妖

吳九峰

冤報相尋

得不義財必償異世

妓鬼戀情索物

捕虎無踪

不撫諸孤利其田產

人形如毬

海馬

夢閱女郎詩

青蛙夾舟

鼠帷

鱗避貢生

義犬

數已預定

托生佞佛無疾而逝

還金得金

鱧魚索命

善奕遇仙

矢志不堅

習數隕身

水塔

新尸塘塞

陸井

劍潛沙際

鬼怕兇人

悍婦自新

骨走

醫多神效

節婦瞽目復明

施棺獲報

卷四

經臆斷

數學奇驗

食太歲

再見我當提

兩中入冥

銀隨兔失

鬼喚優人演戲

紅煞神

助雷公一臂

僧竹

妖由人興

夢遊蓬萊閣

苦節自守

見皮匠否

負金孽報

輪迴驚覺悟破疑案

神化救眾

峻拒私奔免難

演程日記

口授所擬闈墨

半半齋

名心未化

尸分半體

孝心可嘉

屠尸鈎穿手腕

神授象局戲

尸爪攫背

再生符夢

塔壓文星

夢與袁可立同科

袒衣窅窅有聲

拋白

烈婦罵賊被害

卷五

狐增牛

及笄女字孩提

死有定處

海族異類

河鬼擾僧饒舌

畫眉鳥

負婢果報

物及常為妖

父阻入聞

聊洩吾憤

冥攝藩篆

魚似鵝形

行善增壽

卷書告字

馬桂觀

往取神圭

夢空際垂素紙

樓中積鏹

賴表冠場

應被牛角觸死

酷肖前妻

有數存焉

僧人涉邪

罕牛人目眚

吐還吞珠

女尸吸鷄血

燭花吐穗

溪中石卵

奸僧杖斃有數

終南山石洞

何生迷戀佳麕

卷六

子道緣薄淺

慧光內結雙目復明

前生冤業

半生淪落

陽數未終答責以傲

冤業相尋

東珠

亡妻附魂作祟

漁人拾盆

變鶉恢復舊業

摺疊鏡

醫術神效

誤視虛症

藥性制毒物

狐通翰墨

劍俠

名登四榜

宿孽

海上方

一輿兩新人

道人叩麥

婦產肉穉

言未來事多奇驗

鬼授闈文獲雋

道士褻神罰代坐監

夢境尋盟

顏有德悞負女尸

虎為獨角獸所成

財物幻化

婢自輕生

作此伎倆可憎極矣

巨潭鼈

雷殛日者

伐尸為戲

救鯉獲報

泥神為怪

卷七

射方正死授城隍

樹神乞哀

魁星招赴試

偷兒破案

谷監司記三生事

服砒授方

王生遇仙

營卒婦薄夫被殺

吉兆發貴

人死有數有地

蔽草履有血跡

王太史降生不偶

秃婢生子貴顯

索冤汚卷

兩扇格文入鼓

墮胎妖術為賊窺破

神識貴公

續絃有定數

貫索文曲照命

火斃人不死於水

蛛去業消

白鬚怪

阿堵物戲人

陳思王英靈如在

水晶蟾

死護裝佛金作厲

勞太僕祈雨

上虞縣署古坟

飯囚獲報

兩硯巧合

鬼怕論孟諸書

卷八

貴公異質

郭提舉妾

濟貧免水淹

錢罄足瘳

鬼覬秋審冊

雷擊有先後

犬救塚中幼女

假鬼嚇師被擊

夏別駕以語為命

醉後成胎產子骨軟

彫脈知仙

風旋馬首

麴傭妻還魂被僧姦佔

取債前世負金

擊碎巨螺土地不靈

隣婦遊冥中變猪

盜懼騎牛老人改業

肩插小旗

紫薇花下侍兒魂

村學究不解聯句

筆客騙村師妝女

鬼代染翰

犬馬戀主

為戴帽來

死有之所

啖餅病瘡

鬼擾巫山

張玉苦心報主

逆旅遇怪

多目神

語洩藏金遭譴

蛇吞鷄卵

山魃

幕友遇盜死鬼

貯油不涸

濟人可以延壽

戴叔倫墓碣

卷九

李翁厚報

罰牛償債

一發如雷一敗如灰

鬼頂燈舞

張四哥中矣

孫莪山魂化嬰兒

元百家詩人叩謝

大海摸針

海右陳人

徐生遇鬼

未娶神合

退妾得子

好擊蛇報

弗伐樗樹得報

山西賈人欺心現報

真中扣抵藏金

師斃索命

高公指畫神授

陰司勾人有期

劉姬義訓投繯

亡妻來看新婿

泥美人能詩

吳中才女

狐假亡婦懼見黃生

海中火毬

喜擊燐火

金人夫婦免遭回祿

誤入冥中

烏龍潭泥盃

燈蕊銘金

李瞳負狐

嚴文靖公家範

卷十

洱海三塔

王孝廉意進取

畫龍飛去

水底僵屍

瘞金幻作夢境

南榜孝廉

方問亭骨格嶽奇

張文和祿位不永

惟齒貴耳

世廟斗壇燈

東于西董

丹術惑人

蛇穴怪

寶硯齋

王屠挽神路受杖

金門待詔

山西奇獄

毀佛果報

悟錢為崇

叔嫂同患瘋病

鵝唳空際

林孝廉見鬼婦訴冤

竹解為龍爪攀住

屠龍

雷擊地棍

西人放債遭橫

狐怕龍燈

沉痾若失

固原參戎署巨怪

狐談吐博雅

毀寺佛現怒容

廉明署不延燒

不敬佛像患癰墮首

登州海市

卷十一

蔡明經能知前世事

菊癖

海鬼夾舡

根舡柱工二女

異僧乞祿壽

柳樹怪

水底洞天

妻瞽不棄歷官貴顯

闖賊水淹所遺

功名有定數

鄴都石穴劍

孽鏡臺

三牛觸屍

灰龍

粵東癩女

二格附魂鳴冤

誤勾陳宗

享我如祖考

判三十年未結案

六壬數

官不為幕伸冤慘報

于七受侮

義婦矢志投繯

汚人名跡削祿

劉灼濟貧掄元

誠慤不苟

杜詩來歷

紅裳婦人

鐵語前定

魚籃大士

卷十二

勞山道人

巫湖散人

精於術數

杯棹不能嘗

羣祠夢兆

違例被貼

女轉男子

打鑼進京

沈椒園科名無分

分館穀助葬

釘猪孽報

高西園題瓢

周蓉湖祈夢于祠

安平道廢署

才澹川詩識

除夕耳卜

張七遇狐改行

妻病筮得困之六三

天使吾報德

善走為虐去其足筋

前生受賄事發

亡叔托分家業

鬼授槍法諸技

技不可恃

斃犬訴冤

雷影

禮闈夢兆

木雕婦人

琴堂一點紅

夢授河南守

食祿楚省之兆

避風亭

幕鬼托身後事

劉東山母還魂

秦簪園大魁天下

蘭公墓樹

木榔頭

槐神君

卷十三

榴花塔

卷箱中窸窣聲

仲宣樓在當陽

呂氏懷孕

為牛也耕

李杜死狀訛傳

草薦怪

孝女願任子職

之梁山

同年友化虎

潼關四扇

滋陽侯叟

鍾祥王節婦

定數難逃

玉泉山關帝捨地

鬼畏卦形

白泥坡

合巹後神志頓昏

矮人

城隍神愛書法

天門黃貞女

銃擊黑氣

建廟木料有數

聖泉

賈人遇少年附舟

左耳獨缺

頸長丈餘

黃州東坡黑池

趙姑為龍攝去

人變熊食豕

食風吸露之說未確

丁野鶴遇道者

願借仇儻

寇亂投塘

攀壁虎

徑寸珠

洪厓山

洪厓山

同名先兆

卷十四

龍洞山

洞庭鼓琴

事繼母最孝

藏金走火

愚山道人

王氏節而有智

事涉怪異

昭君餘韻所鍾

皮囊

却婚為尼

宋四君子墓

亡夫助理家政

宋玉宅

姨娘井

蛇山燈籠神

許環賢能成神

草鞋道人

歸太僕坟被佔

風俗獨異

端陽有大小

玉泉山三足獸

夢神示兆

文廟改建

漁人網得鐵鈴

划水仙

褚模蘭亭石

義妾

夜寐躍起或走或唱

去職武弁祈雨

嚴震直並未自刎

截耳斷勢之報

揣骨相

牛觸屠人胸膈

年長與貧命也

昧良變畜

吃烟口吐奇觀

餐烟二次以斤為率

懶狗和尚

義門程氏

文人好名至死不已

鸚鵡被鷹攫去

李興幾遇仙

東郭王老

卷十五

範泥為夫像

文人以耳為目

劉滄來能文而迂

乞食遇棄妻

神力

不孝婦夾石隙中

姦盜

老君像

猶也何害

樞憑兩凳若足而行

仙女洞

董家寺大理石

開帝顯聖書額

邵公神奇斷獄

何太史夢遊真中

李氏守節自經

素服

弁山蠻怪

天壽術

天壽我以報君德

狼食小兒

王瘋子奇術

一生陰陽昇汝

闔中老人示夢

守宮墜几婦寃得白

松蘿茶能解猪首毒

淇洞縣尉

抱貞守義出於童穉

卷十六

翁孝子

蛛落冠纓繞絲三匝

樹能著異各有邪正

蛇蟻含水吐毒

漢陽王節婦

劫數焉逃

紫檀沉香為麝

彩扇

遣戍遇狐

銅鼓

巨蠍

黃巢時獼猴

龜報怨

吸墨石

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二物破籠飛去

柳條擊蛇

仙人洞

黑米

夢女子持桂花

換足

鹽商負狐罹禍

掘地求金

絕粒不饑

驅蛇書

酬以三藝

好嗔冤

卒載不罄非夫

武舉刺狐

油米自兩穴流出

臺灣玉山銀山

神浪雷擊殿宇被焚

証記載之証

惑於風水敗家

道人降巫

助金合香購西旋

稻穀佛

張烈婦梭擊夫弟

席氏負堪輿

一猪二熊三虎

洞流五色圓石水晶

蕪州古墓

二童丐

巨富可期借運未至

勅勤術怡狐

周元錢治瘡

卷十七

古磁

營卒遇狐

鬪帝驅女恠

鬼圖舖廢

婢作夫人

蛇山赤體婦

李世富拯溺獲報

鳥自意橋飛去

喉呱魚

旱龍

盲人詠物之工

血蘸姑衣

李公白述前世為猴

蕭進祿上元夜避鬼

婦割肝療姑病

南海大士救幼女

驗二方

子孫昏弱不知貴賤

靈震妖道

枕襄事與正史異

苟反所為舊業可興

硤州井塔

盜鬼索命

王明經授合肥城隍

錢打籠

魚樂園

神帝諭書廟聯

重觀察誠格水神

填沙椀

嘉興木龍

雄鷄腹內有小鷄

朱竹垞先生食料

竹林圯屍

洪澤湖甕鳴

群鷄卵治瞽

周翁降龍

大孝陳海

天鵝抱卵

宋汪進士墓

兩龍遊戲

鄭四友愛神祐

三聲世家

偷節婦錢變驢

盜魁

河豚白與子最毒

卷十八

白山神龍

貴人能解天耗星

三人各臥一塚旁

欺啞佔田產

鳳趨洞

名捕獲盜

空棺童屍

夢黃叔度

對聯寓意有數

猪道人

仙姑洞

蛇怪

雷總戎

天憐孝子驅牛為馬

願以質庫酬大德

瓜大可合抱

夏烈婦

乞兒卜兆葬父

夢與魚交

胡孝廉

畫虎

九曲望娘灣

手生股間足長肩際

舌生白肉線

石具蟾形

鑄石表墓

到頭萬事總成空

兩犢同宿

洞貯杯箸可借

節婦植荷

半面鏡

圖姦友婦雷擊

指爪似可有無

髮女能青烏術

楊孝子

尋父遇水宮

訟師子被殺

馮侍御忠義感天

通棺凌替

敬入廟宿

卷汚被貼

入巧鳥智

烈女渡

三十歲生三十子

終

和尙書司口金



秋燈叢話卷一

福山王 械疑齋著

淮郡山陽國學生程允元父勲著康熙庚子
賀易京邸與平谷劉登庸友善允元年甫二
齡劉女過歲相與締姻後允元隨父南返劉
亦出守蒲州越數年劉卒於任眷屬流寓津
門女之母兄姊妹相繼逝而程父子音耗杳
然焚獨無依名門舊族議婚者踵至女矢志
不他峻拒之屏跡尼菴童穉未由識面里人

大登卷之百六十一

一

競傳其事允元父歿後依兄嫂居訓蒙餬口
與劉女不相知者五十餘年堅守前盟亦不
另娶乾隆丁酉春允元隨漕艘教讀抵津門
聞劉女事踪跡之卽其所聘妻也白諸官官
訊得實爲主婚遂合卺成夫婦焉大吏上其
事於 朝 旌其閭余方緝是編成見邸抄
河盛事也爰冠諸卷首

粵西李公梅賓康熙辛丑進士額正中有肉
起高寸許腹及 股皮粗如鱗每遇大雷

則神致飛揚有凌雲之想雍正中任廣平
府時河大決城四面皆水以土掩門樵蘇不
得出入危在旦夕李設祭城頭大言曰梅賓
奉 命來守是邦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今不
浸者三版矣皆太守不職所致願先死巨流
中言訖聲與淚俱躡身投下吏民爭持之水
驟退城行無恙後調天津守擢山東運使所
至皆以廉能稱尋 予告歸廣平民思之建
祠於南郭外龍王廟側一日邑人夢新龍神

到任視之李公也後晤粵西人云公果以是日捐館

豐潤董氏兄弟三人以富稱族人子有不檢者三人倡議告廟數其罪而縊之夜夢其父誓曰爾等輕戕人命上千天和已得絕嗣報矣三人夢念同其季深自艾悔而兩兄以妖夢置之未幾三人所出相繼歿季益懼值歲大饑鄉里多流亡者告兩兄曰吾等已顯受天罰阿堵物守此奚益莫若散之鄉里庶可

不孽也弗聽季遂發藏粟減價平糶恐以藉以謀利合五穀雜而市之來者皆計也授升斗遇赤貧之家則不取值賴以全活者甚衆復夢父謂曰爾仁心及物可釋前愆更當勉行勿懈季益砥礪成善士連舉九子登科第列鬯宮者居其半至今仕宦不絕揚州都天廟頗著靈異禱者雲集有某寓廟中屢祈無所驗偶被酒詬曰我寓廟已久杳無感應神烏靈言訖昏臥夢神責曰窮通有

數爾不安分反詬我乎發儀徵縣答三十挺
念儀徵去揚州六十里不爲意一日有白衣
冠哭拜於地者視之甥也云母已故候舅氏
舍殮甥儀徵人某憶夢中語不肯往甥懇求
不已因念甥鄉居且臨水次舟中往來可無
虞乃強行暮抵甥舍出如廁瞥見紅燈兩兩
循河干而來則儀徵宰也驚愕急奔騶從阿
之行愈急宰疑爲盜執至某以探親告甥亦
力爲之辨宰固詰之乃述前夢宰曰旣蒙神

示數也偷隸責如數焉

康熙丁酉東省鄉試德州祁生子徵以二場
違例被黜鬱鬱不自得十四日夜被酒獨卧
歷下亭廊間月明如水輾轉未成寐忽見畫
船簫鼓自葦中出泊舟登亭有偉丈夫三咸
蒼顏白髮風概非常攜一麗人共席地坐亭
中童子陳酒榼於前一客曰今歲又丁酉矣
尚記與王阮亭賦秋柳時乎一客曰恍惚昨
日事往來代謝可勝浩歎一客遙指岸上曰

此季木先生宅滄溟白雪樓向在韓倉後建
於此余弱冠鄉舉時曾從季木先生遊今且
百有餘年明季樓燬於火又改建酌笑泉上
矣命美人歌以侑酒酒酣歡甚咸曰不可無
詩以記之一人詩先成命童子取筆硯題壁
上朗吟數過其二人及女郎以次屬和各書
詣壁祁假寐伺之心頗疑訝不敢出聲女郎
回顧見祁拂袖曰可行矣談笑登舟而去祁
視壁上墨跡未乾不著姓字其詩曰四大

飄然一葉身昆明留得劫前塵同舟仙侶知
何處只有南山似舊人鏡裏亭臺夢裡身詞
壇白雪早成塵重來丁令偏多感且把金尊
對美人當年曾見宰官身滄海茫茫一撮塵
莫話大羅天上夢浮名偏悞後來人一串驪
珠掌上身可憐寶鏡久生塵紅衣翠蓋亭亭
影也學凌波微步人祁歷歷誌之天明漸就
磨滅日出杳無字跡矣

先曾祖 贈光祿公芳型碩德備載邑乘姑

錄一二以徵我後人食報所自明末余邑數
不登崇正辛巳大饑公分家之半煮粥賑貧
柴薪竭撤屋材佐之全活甚衆邑西北鄙逋
賦數千金追比無所出皆代爲完納又諸社
欠兵米千餘石軍檄星馳而野殍載路已令
吳公無所措公慨然助米如數事訖將徵還
公曰饑饉若此安所得米吾憐此里社之復
死追呼耳先後等死也非吾初心請盡捐
吳公嘆賞書數語贈曰國課虧矣賴爾給

民生鮮矣賴爾安全爾所羞祿爾所
道福善報爾燕山後以伯祖大司農貴

如其官壽至八旬有二翼饒善飯一日微
家人環侍日見有綠袍銀鍙人跪我前殆不
久乎沐浴具衣冠端坐而逝是夕里中有陳
季二生挑燈對奕陳出溺久芥至季疑其託
故去尋及戶外有物躡而踏燭之陳也瞑目
僵臥移時始甦云適溲溺忽見羽衛軍騎簇
擁而至王公端坐車中詢所往騶從呵白公

赴任神州爾何敢褻衝前導撻之遂昏去初
不知倒臥於此也

山左某中丞患痢危甚百方不能療乃徵醫
諸郡福邑以安某薦而安正患痢堅不肯行
令已具報強之往中途宿旅店渴甚索飲主
人以熱水一盃飲之痢稍止詢所飲何水主
人曰適煮蔓菁取汁和餉耳安索數甌携之
遂飲數次病全愈抵省謁中丞病與已同取
藥者藥服之遂痊中丞德安厚贈而歸

予邑有童子夏口浴溪河中忽覺身栩栩然
離水而寸許後每浴起漸高心竊喜爲飛昇
兆日往無問父母怪而詢之弗告也一日再
往浴高幾丈餘益驚異之忽仰視見山崖巨
穴內一蝦蟆大如斗垂首下吸乃狂叫墮水
亟奔而歸不復作凌雲想矣

粵東何某與同年陳某交最篤何將死囑其
子於陳曰此子亦聰俊可教但性近佻達恐
不能自立幸兄念交誼維持督教之俾勿敗

我家聲感且不朽何死其子果浮蕩不務正業陳每正色規之不聽浸與陳踈陳知不可化誨遂薦一狎客與之遊客善伺人意指何子意之所向莫不先意迎承凡樗蒲雜戲與夫聲色之奉狎邪之遊靡所不爲家財將盡客復勸鬻宅產及書畫古玩器物售主皆客陰致之閱數歲家貧妻死客旋亡去而何子孑然一身矣陳使人招至家勸同兒輩習舉子業學稍懈卽使子弟家人輩譏誚以激勵

之何子因此發憤文藝日工將秋試以資斧缺乏難於啟齒陳一日宴客親朋畢至延何子上坐命取一巨冊至謂曰承尊翁見託奈爾少年豪氣非可以口舌爭故陰使客縱爾所爲俾備歷艱難庶幾知所懲創其實所售諸物皆予輟轉購得之卽客所鈎取君家財賄亦在予處彼卽稍有染指統計之十不失二三冊具在可覆按也今幸不負所託天牖爾衷飛鳴之期定在旦晚余有弱息願奉箕

帝試畢徐議合卷向所稱狎客者亦出謝罪
何子潛然感泣不知所對親友無不稱陳公
盛德是科果獲雋歸而績紘於陳始赴公車
焉

安邱紀生雲會敦行士也家突遭狐祟冠履
衣服輒栩栩自動或轉瞬裂碎甚苦之而無
如何一日紀自外歸有物卧梁上大如犬知
爲狐擊之墮地旋失所在自是狐益肆飲食
皆雜以穢污婦女簪飾竊取一空裙褶多掛

之樹杪紀憤甚遍祈諸神無驗值大雷雨紀
赤身跪水中仰天呼曰苟謂無神天何雷雨
如曰有之紀某無辜遭妖侮若是而冥漠不
聞神靈之謂何俄見雲中有巨掌下垂大如
箕指粗如截筒往來撲素攫取一瓶作旋繞
狀頃置院中巨掌倏沒紀裂布封瓶口置沸
湯中煮之唧唧有聲久漸寂然乃瘞諸郊外
妖遂絕

明末河南某媼蓄一棺封置空室逢朔望親

往拂拭每啟戶輒見朱衣人長尺餘立棺上
諦視無所有不解其故後吾鄉王公子房開
府中州值流寇犯汴公沒於陣家人知媪棺
美重價購以殮遂應未衣之兆
萊郡某自陝歸過太行嶺下見羣鳥飛翔至
山畔輒跼下墜異之策馬陟視有蝦蟆濶
丈餘昂首上吸飛鳥俱墜口中某大驚馬亦
辟易挽轡力策乃得下

楚省黃氏女字李學博士藩長子端端體羸

而力學疾日篤女父母頗憂之無何端卒女
夜夢端來垂涕作別醒以告母遣使馳問使
歸甫及戶倉皇躑蹰女急進曰無須言兒夢
驗矣一慟而絕移時始蘇泣請奔喪母不許
請益堅乃攜之往女哭奠夫靈卽請留居李
室終三年喪母婉言促歸弗聽晨昏事姑甚
謹撫姊氏子爲夫後數月而殤女椎心泣血
竟喪明聞母疾歸省以手捫母頤相抱悲傷
越日女亦病復夢端命僕輩以車馬來迎泣

謂母曰兒以省母故竟死於此然齋志已久
願以櫬歸李氏遂不起學博客京師歸則女
歿已數月竟葬母族矣聞而哀之往視其墓
澆以酒墓忽轟然若霹靂聲土裂棺露枕木
盡開女貌如生麻衣被體蓋生服夫喪至死
不除也學博悲悚交并乃易棺改殮而合葬
焉

江南某禪師道行精深語多奇中有舊家子
某貧甚詣師求謀生策師曰無他術惟盜可
醫貧耳某訝其言師曰無害第從吾教令
人定後持梯入某大姓園中必有所得某
師指踰垣入見高樓上燈光隱隱乃潛伏
際於窻外窺之床帳箱篋俱極華好而寂無
人聲移時一少婦至據床兀坐凝睇若有所
思頃啟箱揀裙衫嬌艷者著之復臨鏡妝梳
盛插簪鬢妝甫畢瞥見一矮人向婦揶揄婦
陡作戚容潸然淚下卽解帶置梁上矮人往
來導引婦遽投繯某失聲大呼破窻躍入解

其懸舉家聞聲趨視婦已昏去力救始甦其
姑見某訝曰子何人何以至此某爽然自失
驚道其故姑曰師豈誨盜者必知我媳有此
厄假君力救耳君恩人也貧何傷館於家察
其樸誠出資使之營運遂成富室

余長兄東牟雍正中任楚省監司元日偕同
人赴會城謁制軍寓古刹有火頭僧敝衣垢
面飲食無節寺人皆厭之時殿前有古鼎可
容數石衆戲謂曰爾善飲亦能盡此鼎乎僧

笑應曰能乃命沽火酒注鼎中僧掬飲立盡
神色自若既去復回謂衆曰前酒暫貯皮囊
耳今請還之言訖昂首舒頸以左指抵上脘
向空而嚔高出數丈儼若長虹良久乃滅衆
方知其異也次早訪之已遁去

灤州汪邁陶明末諸生也赴歲試中途爲流
寇所獲以其文士命司簿籍汪佯應之尋俘
一女子至頗媚好強汪納爲室詢之乃灤州
某村民女也遂分床寢一夕乘諸賊醉卧爲

女子易衣冠携之潛遁抵某村訪其居止叩門而入其母自失女後日後啼泣見女驚喜交集問汪姓名不告而去後應順治戊子鄉試卷幅忽汗鼻衄時已晚不及易裹具欲出一叟立簷前曰三載辛勤何自棄也汪告以故叟曰易易耳舉袖拂之血跡頓失汪驚詢所自叟曰予某村女父也感君高誼聊效結早之報耳言訖而滅是科預鄉薦江南某中公開其名延入幕府頗蒙信任適讞重案犯

家啖汪三千金求爲援汪毅然曰吾有子方期遠大肯以糞土物對吾蘭桂乎平却之後其子成進士迄今書香弗替也

予少時見一行脚僧來村募化年七旬餘面多瘡痕若金鍊傷者詰之憮然曰少时无刺好與不逞之徒遊適有某大姓婚之妝不豐盛填溢街衢遂糾黨夜往劫焉歷重垣始達寢室門已扃燭光熒々外射穴窺之新郎已就枕新婦犹兀坐床大乃揚言曰我輩之

資斧造府相求可否惟命新郎惴懼以被票
其首婦從容下床開箱篋衆意其持物相贈
也旋見出衣二衣窄袖短襟刺繡華莞婦結
束畢持又一柄滅燭啟戶呼曰鼠輩敢來辱
吾刀仗平衆不敢入倏見白光一道自內出
婦已躍戶外立院中矣衆圍繞擊刺婦往來
馳突連踏數人衆大駭各抱火竄余自恃強
柔獨相持漸不能支乃踰垣走婦已尾至捷
如鷹隼相離僅尺許倉皇失足墜甬巷中爲

利棘所絆不得出婦連斃數又余創甚垂過
哀懇婚叱曰姑貸爾命乃得脫重傷遍体匍
匐而居數月不能起因棄宿習雜髮空門已
四十餘年矣

海陽鞠生慕周訪友下塘夜夢泛舟西湖見
舟中先有兩人对奕正欲詢問伏一人乘畫
舫而來風姿瀟灑不之筵吟曰漠々烟波畫裏
傳兩來客駕一人正蒲團一个三升酒詰識
人間有散仙声音清越餘韻悠然奕者停乎

顧曰君知否此回道人也鞠返舟追之相離
咫尺終不能及忽波濤洶湧人舟俱杳再顧
奕者亦不知何往鞠乃京寤

乾隆戊子楚北鄉試有士子某入闈忽見亡
妻坐號舍中大京趨避他號妻伏在焉如是
者三不禁狂呼言詰其故以病痊辭乃扶出
衆謂其无病狀怪而問之士悵然曰此固由
余薄幸亦緣窻友某媒孽所致今悔无及矣
衆謂所以曰友與余少相謔謂余妻不貞於

母室余信而欲出之妻憤極自縊未幾友見
亡妻素命歿今復見崇冤孽相等不可解矣
遂絕意場屋以諸生老

園丁孫鳳勤於灌溉積蔬錢數十貫夜半聞
羣馬奔嘶恐蹂躪園中菜起逐無所見甫就
枕復聞如前跡之絕無踪影惟見村邊草舍
中火光隱隱就視之羣小聚博方酣邀孫入
局連擲敗北計積錢已罄怏怏歸寢而馬聲
闐如矣

喀太史爾喀雍正中奉差楚省過洞庭見飛
鴉往來檣杪問喀素好彈雀不禁技癢舟人
動色相戒爲洞庭君使者犯則禍立至喀哂
其妄彎弓彈之鳥卽是散旋覺頭目森暈體
寒熱不可忍咸謂神譴強喀詣廟謝過甫八
有物自神樹滾出乃彈雀丸也大驚稽首再
拜回舟病立愈又楚鎮某陞任粵西渡湖舟
人以賽廟請不許且多慢語中流狂飈頓起
舟簸蕩波心而內眷船飄泊落後正嘉迫問

忽一尸附船過諸視其妻也痛不欲生復見
其子亦順流而下益悲憤欲投湖者數衆力
勸止頃之舟已過湖將泊岸聞鏗聲自林間
出蓋其子到已移時適登岸射鵠爲戲合舟
固無恙也始悟神幻形以警急泥首謝焉
滁州秦紹觀簪纓舊族青年博學而家中落
其父在時爲聘富室姚氏女貧不能娶姚陰
有退婚意女知之遂抑鬱卒葬祖墓外以乳
媪附焉一日秦策蹇行山中遇大雪天且暮

離村落頗遠山故有虎怖甚遙見古栢一叢
旁有茅屋數間環以竹籬微透燈光急就之
一媪迎謂曰郎君深夜獨行不畏虎乎秦以
失路告且求假宿媪延之外室坐定詳問里
居媪曰君卽秦郎耶姚氏女父令改適逃而
居此老身是其乳母所謂死者誑君也挽秦
入內室見一黃瘦女郎坐床上媪告之故女
悲不自勝媪曰此天緣也爲煖酒合盃遂同
寢天將明媪促之曰此地不可久留秦披衣

起女纏綵不忍別聞窗外驢嘶聲出視東方
已明遂巡問房舍頓失惟兩墓在焉雪地中
畫一大圈卽昨所見竹籬界也圈外虎跡無
數悵然而去行數里始有居人細詢之古栢
叢中爲姚氏祖墓外二小邱則葬女及乳媪
處也後秦成進士歲時祭其墓遇 覃恩以
原配請 封焉

江夏儒生洪應召之妻王氏美姿容工文辭
適洪半載而應召病氏割股和藥以進不愈

等歿氏一痛幾絕殯後卽獨處小室雖三尺
童莫覩其面族衆有涎氏產謀奪其志者氏
以死自誓而衆謀益熾乃泣訴監司殷公公
見氏年少諭之曰矢志固佳守節非易且青
春淚眼能保不渝初心乎氏聞言容色頓變
出所懷利刃割耳擲案前血濡襟裾公肅然
起敬以鼓樂送歸爲之選嗣於族并撰詩嘉
其閭氏撫嗣子入泮孫六人皆成立卒年七
十餘孫爲請坊一旌其墓墓聯有股膏耳血

傳千古 鳳詔 龍章 九重句爲士林
傳頌焉

予邑當夏秋之交溪水暴漲沿河樹木多被
冲刷兒童爭取之以爲利邑南張家村有兩
小兒見巨木長數丈順流而至遽泗水跨其
上視之鱗甲生動儼然龍也駭極欲下而迅
去如飛一兒號曰死不足惜其如老母何言
訖忽擲於岸一兒噤不出聲竟負之去
平原西南五十里有市鎮曰腰站東二里許

卽古繹幕縣也縣久廢謂之古城城無雉堞亦無居人春時陽氣薰蒸烟霧中常見樓閣房舍若海市然土人呼爲坡市張環樞者平原人有事於腰站天將暮頓迷路徑惟向人烟稠密處縱轡而馳俄至一城郭入之市申燈火鱗次居人衣冠俱非時式心甚驚疑下馬問路居人曰城門閉矣安得出忽見儀衛騶從甚盛曰王至矣路人咸屏息不敢出聲王在輿中見張問曰何處人張以實告王曰

右也命左右送賓館憩息張道謝上馬轉過街向西若官衙然顏曰寅賓卽有峩冠博帶者肅張入供帳華整張與揖讓畢方欲細詢其人搖首曰不須問也卽命歌妓侑酒八人皆殊色所歌者不類人間聲但覺宛轉可聽內一衣紫者年最少光彩動人張屢目之其人曰客且休矣紫雲可待客寢一拂袖諸妓悉散其人亦辭去紫衣者導入內室解衣共寢繼繼殊甚贈張一指環色如碧玉而所

似水晶云可療心痛朦朧熟睡聞耳畔呼曰
可起矣張驚起紫衣人已不知所之惟一隸
控馬立階下張上馬城市館舍頓失所在急
鞭馬行遇早耕者詢之始知爲古城也然所
贈指環尚在遇心痛者煎水飲之立效後數
年泛舟大明湖同人傳玩偶失手墮湖中不
可得矣

上虞曹娥廟香火甚盛士女祈拜者雲集有
無賴子見少婦跪於前私以指度其足比衆

散去獨號呼不起廟祝視之則兩指貼地如
膠粘然知其遭神譴也代爲祈禱移時始開
而兩指遂僵直不能屈伸矣又萊郡叔嫂二
人素通於室結伴進香岱嶽礙衆目不能遂
其欲乃與嫂謀登岱曰僞爲疾作者屆期行
及山畔嫂呼腹痛不可忍咸信之令叔扶歸
逆旅遂偕至岩穴深處秘焉衆返寓不見其
回復至山畔競覓無踪方疑訝間聞有喘息
聲跡之兩人交股而卧力撼不能解因置諸

床而覆以被昇之歸沿途知其事者說來聚
觀兩人悔恨欲死終莫能轉移及抵家宗黨
醜其行乃告於族而活瘞焉

漢陽兆太守云伊祖在盛京時嘗結伴入山
採薇偶迷路與眾相失繞筭數日不得出而
糗糧已罄自分不免遙見密箐中炊烟騰起
跡之得石室有老嫗坐門首因告以失路故
求食嫗不答以手指屋內者再入視無所
釜中煮白石纍纍疑懼不敢啖但挹水

飲少許覺精神陡發頓忘饑渴知爲異人也
正欲求其指示俄見一巨人髮垂至背腰間
綴樹葉如裙搖曳而來益惶駭祈救嫗招與
語喃喃不可辨巨人跪而頷之卽起拽之行
迅疾如飛約食頃乃擲諸地倏忽不見審視
已出故道矣尋同伴跡至述所遇復回覘探
則荒烟蔓草雲霧翳翳而已

乾隆壬申七月長山大雨峽句有龍墮東郭
外長數丈六十餘圍首如牛額下碧鬚纍纍

鱗甲皆白閃爍有光頂微凹大如盤一蝦蟆
伏其中時出跳躍頃復入闔邑聚觀縣令命
架棚覆之經數日忽雷雨暴作乃飛去
睢州黎國奇明末進士官縣令正直剛方爲
鄉里之望春日肩輿赴友人飲中途值風雨
猝至雷電交加趨避大樹下陡見一物長尺
餘毛茸茸然自頂下垂不辨面目向之齧舐
戰栗有求援狀黎曰何不入輿中暫避耶物
卽應聲竄入而雷霆迅疾電光激射旋繞左

右良久乃散物亦遂巡去晚歸見一獼猴跪
於前曰我輩雖修鍊多年至五百載必遭雷
劫或遇義士及顯爵者皆可庇免公正人也
脫我大難沒齒弗諼願服役左右以申啣結
之感自是相隨不去凡有驅使千里若瞬息
或值休咎無不預報黎幼子赴省試謂口能
八闈探試題否猴諾而去頃之踉蹌趨至曰
幾不獲與公相見矣詢其故曰甫入闈爲周
將軍所窺持刀趕逐我踰垣急遁倏已追及

舉刀砍之悞中牆角我得倖免後子自省回
云聞牆東南隅無故崩塌數丈卽猴所云之
日也相從十餘年黎一日偶染微疾猴曰公
數盡矣宜備後事如其言閱月而歿殯日衆
見一巨猴伏塚哀鳴卽之頓失所在

終

秋燈叢話卷之二

福山王 械凝齋著

康熙初咸陽西鄙有明經某爲冥府十王之
一人初不之知有村民與明經拱揖忽自批
其頰云無知小民敢與王抗禮衆始覺其異
競問陰曹事不答堅叩之乃曰有一事言之
無害且可風世近奉勅訪求山東左公懋第
至古廟中偕一僕在焉遂同諸王護送帝庭
仰視瓊闕璿堂絳樓碧閣俱在飄渺之中若

遠若近不可測量及入門有星冠嶽帔者二人唱左某進十王陪進歷數門唱名如之最後至一處唱左某進十王止步余同諸王肅立以待惟聞樂音繚繞香氣氤氳忽不斷而已有頃賜諸王茶余亦欲飲諸王止之曰公陽魄飲此恐不能回也昔予族人赴陝歸述其事如此嘗聞父老云左公盡節時有僕夫左春者持刀越級而登衆呵之呼曰我公今日升天當隨往言訖自剄陰司之僕殆其

八與

頰洽間京師正陽門外有相士某風鑑如神長安貴客造之者輒相擊也武定李文襄公時官侍御偶往訪焉相士見公倉皇莫知所措屢叩之張目不語公笑曰蠢人浪得名耳乃去蓋某本不知相有狐憑之故所言休咎多驗文襄至狐忽遁匿某遂不能對已復見狐責之狐曰此非常人也他年位兼將相身後有金甲神隨護我焉敢見耶

淄川農人杜某耕田郊外地忽陷塌露古墳
一座周圍疊以細石鏤刻花鳥倍極精工礎
勒大元從事郎李公墓杜以孤墳無主乃拆
石而徐鬻之一日晝寢朦朧間見卒來拘隨
之去須臾至一廟鬼卒羅列神上坐叱曰爾
何得毀縉紳房舍杜稱冤神云我已勘實爾
拆鬻將盡尚敢呼冤耶乃悟辨云某僅拆六
石棺固無恙也神怒命責之仍令修補完周
杜醒兩股創甚不能起而鬻石之資已罄

山之復獲卒拘去神言曰爾何敢抗違若是
負如前痛楚加劇呼號不已乃匍匐告貸修
砌而掩焉

予邑農人柳某耕田東郭外得古鏡明晦各
十寒光刺骨照之耕牛皆具人形已乃驢也
怪而碎之石

海陽馬孝廉揚潛心周易卜筮頗驗偶山行
避雨廟中有老人先在長幹修髯顧盼雄偉
焉異焉與之談言詞淵博因及易理老人曰

君亦習此耶出囊中書示之詮解深奧非意
計所能及馬稽首求教老人爲剖析精義且
囑曰宜守三戒勿占國事與婚姻詞訟也違
之將致禍臨去持書贈曰演至蒙卦當見還
自此卜皆奇中恪遵三戒不敢渝戚某因婚
涉訟求爲決疑馬堅不允戚強求之占遇山
水蒙大驚擲筆起書亦尋失雍正癸卯鄉薦
後未嘗試禮闈自言甲榜無分終身亦無官
僕僕道途徒耗資斧耳屆選期不赴終老

於家

京師緞行劉某山西洪洞人正直不苟與黃
村小頭李某善值李誕日劉往祝途遇主僕
二人衣冠甚偉跨二騾詢劉何往告以故曰
余黃姓行四官主政亦欲往視遂同行忽西
北雷聲殷殷劉恐雨沾濕急策馬前進黃迤
邐在後相去半里許劉回望疾雷過處兩人
輒倒立鞍心張兩足如箕雷旋退如是者數
劉大駭馳至李門黃亦踵至李邀入敘賓主

歡雨大作賓客皆留宿李以黃與劉偕行設
榻一室劉疑道中所見辭欲去李強留同宿
及夜雨霽月色朦朧劉輾轉不成寐見兩人
頭忽如獅蓋面巨口徐徐伸頸而起懼欲喊
不能出聲俄一人躍而前以手量其軀旋躍
去復一人來亦如之須臾偕來嗅其身殆遍
若將吞噬狀劉驚悸欲絕倏有紅光濶三尺
餘自梁間下垂扼妖前妖躍而左光隨之左
妖躍而右光隨之右隱隱若道家靈官像相

持久之聞戶外喝曰伏魔大帝至門忽自闕
二妖倏化爲蝶大如扇將抵窓隙適覺有物
如砂飛撲而來蝶遂落地而劉亦昏去矣比
曉李起視客見劉死榻上黃主僕不知所在
窓下惟鮮血二泊以薑汁灌劉醒詢得其故
訝之視廡中騾固在遣人覘黃安然無恙云
昨欲來祝因兩騾忽失不能行故中止耳
臨川韓氏同邑江紫雲妻也家貧早孀生遺
腹子道智比長爲擇配陳氏踰月而道智病

卒氏與姑相依爲命以鍼管佐晨昏值歲饑
米價昂貴山隈產白土臙奕可食俗名觀音
粉里人多掘取以療饑氏計十指所出僅足
供姑膳乃取土自啖不令姑知久之食過多
得脹滿症遂不起將死諄囑鄰婦曰痛不能
事姑天年飲恨何極切勿語我食土故恐傷
姑心語竟而絕無以爲殮姑守之日夜悲號
時當炎暑尸儼然若生蠅蚋不敢近越三日
復甦遠近神之皆以爲苦節純孝所感云

黃龍川自射渚策馬入城至燕
莊之麓方欲入寺稍憩忽風聲怒號雲垂四
野馬遽伏地不敢動黃鞭之不起俄覺鼻間
腥氣不可忍有蜻蜓無數飛舞而過又有白
珠如斗大自空墜田間時滿田皆青秧蛛一
步卽劃然成河未幾蛛復一吸而上隨吸隨
落凡五七下上則白浪滔天矣黃魂魄俱喪
疑屬夢境而視其馬故在因亦伏地以俟見
一物首如牛徐降河際四圍之水無不沸

騰而上其鱗開闔閃爍旁有雲氣擁護爪尾
俱不可見約數刻許此物遽躍旋見白蛛
投下起落復五七次河形頓失彌望青葱仍
秋針滿野也黃衣盡露濕乃力牽其騎振策
而歸

宋監司越初名鉞烏程人應府試適吏填卷
面誤作越父欲令改正問塾師師曰逢戊則
是此佳兆也是年入泮乾隆戊午領鄉薦戊
戌進士官刑部主政又十年戊寅陞郎中

剖有聲旋授福建驛鹽道及戊子歲以
於官終身事跡不出逢戔則走一語洵有
數存焉

通州城西鬼王廟神腹內裝塑金珠夜有偷
兒盜取置囊中將遁去忽聞然有聲雙扉自
闔偷兒急發扃一巨掌大如箕毛茸茸然擱
之不得出駭絕外地黎明僧起見而呵之乃
遺囊而竄

萊陽張某宅前明舊宦第也常有鬼物時沒

聽事中宿者輒病海陽李望石先生未過時
愛其爽塏欲居之主人告以故不聽乃設榻
其中夜半覺陰風颯颯瞥見朱衣人悲惋叱
咤徘徊塔墀間公呼曰爾後嗣式微不能振
堂構業何預人事且興廢數也君何不達而
戀戀此數椽乎言訖朱衣人俛首却步臨塔
而沒自是闕然

明末予郡村人某家貧無聊以博爲業一日
大雪有道人丐宿某殷勤款留越三日未

待之無倦色道人德焉詢知其親未葬謂
我頗通青烏術當爲卜一善地旣霽引至其
山曰此處頗吉葬下數尺發雖遲而數甚長
若上尺餘百日内當發財鉅萬三年後卽不
振矣某貧甚欲速效遂葬於上葬後屈指三
月餘毫無徵驗且疑且盼中夜聞掘門聲甚
厲啟視之縣役也云奉票來刻不可緩某謂
博事發踉蹌隨往則以奉檄開墻欲募人董
其事有薦某者故召至卽令督衆開採獲利

無算後以人命波累貲財蕩廢三年後仍孑然一身耳

掖邑林寶林者與其表弟趙某每夜至郭外逐燐火以爲戲一夕出北郭見燐火熒熒大如斗競逐之遶城而走其光漸潤泊至城東飲馬池張姓園圃中光益閃爍肆射兩人愕視間忽砰然有聲火光散亂現一石槽長丈餘七八人圍坐其上杯盤畢具酣歌縱飲水幾復響震如前仍化燐火而去望之漸滅兩

八驚悸而歸遂罷逐燐之戲

吾鄉先達某公少時豪縱不羈春日郊遊悅一村婦美誘而私焉爲其夫覺逼婦投繯夜夢神責之曰爾祖德頗厚他年狀元宰相也何不自愛而有負心之行已踰職三級矣驚覺遂深自儉束後成進士歷官卿貳負重望咸以台輔期之公慨然曰子祿位其終於此乎舉前事而人言之不少諱永幾以論事被謫終於戍所

濟南主政某臨流濯足忽見足甲內有物如紅絲二縷隱伏肉際而殊無苦識者曰此蟄龍也自後每陰雨覺蠕蠕動某患之砌石建樓高峻鞏固南向留一穴雷雨時輒伸足穴外待其騰躍歷三年矣一旦暴雨忽雷起樓前甲內紅絲頓失足依然無恙也

寧海李道人者大司空繩其公族弟也遯跡黃冠多道術公官侍御時道人千里來謁適寒威凜栗朔雪紛紛公方重裘擁爐道人披

蓑跣足坦如也公冢子少年英異登賢書賀者盈門道人曰孝廉公宜從我遊不然福不永公嗤其誕不數年果病歿公偶與客談及聞荔甘芳味甲諸果道人笑曰公思此耶姑取一枝相餉命童子捧盒立戶外少頃啟視鮮荔纍纍宛然樹頭初摘也萊邵沙河波流浩淼往來病涉李募建成橋長數百丈方興役時庀材重大運致頗艱工役以告道人入跨石上鞭之鼻者瞬息達河于匠役常蔬食以

爲苦道人垂綸河畔頃刻得魚數尾烹以啖
衆有存其餘者越宿取視柳葉也其他異跡
不可枚舉橋成跌坐而逝

婺源某孝廉頗負時望鄰邑聘修縣志有公
舉兩婦人節孝者晒曰不嫁易易耳奚足奇
擯棄之癸丑春赴禮闈過泰山下宿旅舍夢
兩婦戟手相向曰我輩茹荼飲冰所得僅此
虛名何物狂生乃謂易而黜之耶今得請於
帝矣某驚覺告諸同人咸謂夢境恍惚不足

憑及入闈三藝成將脫稿兩婦忽至詈曰今
科本應掄魁入翰苑因爾妄肆雌黃革除已
盡尚望終場耶共執其筆不得下乃狂呼徹
夜自碎其卷而出

天津李某愛習採鍊每延方士講吐納之術
弟某聞之曰此大丹也吾身自具陰陽罔識
源頭遂誤用耳於是仿其法潛修經年夙有
足疾艱於步履一朝頓愈謂兄曰明年將遠
行當以爆竹數百枚贈我兄不解姑從之乃

自屬密室中戒人勿往窺至午聞室中砰訇
不絕兒潛覘焉其弟席地危坐以爆竹圍繞
左右俄鼻中有物動然粗如指徐徐下垂甫
及寸許燃爆竹震之輒縮入如是者數乃無
所見既而啟戶謂兒曰何違吾戒若他人則
危矣沐浴更衣跌坐而逝有感某赴蘇貿易
路過維揚遇於平山堂下輿馬僕從倍極都
麗問所適曰久疾不瘥聊徜徉山水耳立談
移時乃別咸歸家往候云某日已長逝矣噫

維揚晤語時不爽晷刻也

陝西薛侍御尺庵設帳樂邑從學甚衆己卯
場前占及門得失卦辭曰眇能視榜發本闈
中宋芷北闈中潘同善兩人皆短視同人常
以眇嘲之

予族人某元旦殺雞爲饌方舉箸忽神思昏
然恍惚入城隍廟見神坐堂上一雞躑躅堦
前神曰雞訟爾某曰雞固人間所食奚訟爲
雞訴曰元旦令節獨不能少寬一日乎神曰

元旦縱口腹害生命何云無罪雜言是呼卒
笞之乞貸不許忽見先伯祖肄三公登堂爲
之請神乃省伯祖囑曰歸稟我父前有驢墜
井係我攝取非諸童罪也時先曾祖年踰耄
耄常跨一黑衛往來鄉里數日前驢飲水井
畔墜而死以家僮不謹嘗責之族人懸言其
故遂釋焉

海陽李太史海若少司馬望石先生冢子也
少年豪邁不羈阿堵物頗不甚惜先生每栽

抑之囑司鑰者不得任支取一日觀劇梨園
見坐中數人有歎嘯者異而問焉曰我輩邊
省人春闈被落貧不能歸觀劇觸情不禁悲
從中來耳詢其未歸者約百人公慰之曰此
事易易且盡今日歡傳語諸君某日集慈仁
寺當具薄贖助行裝屆期向司鑰者索千金
時先生待漏朝班以不敢擅發辭公不聽強
持之去方諸人聞公言疑信半之識者曰李
君氣岸不羣言詞慷慨似非誑語者盍同往

覘之至則公已候久矣計程途之遠近給以資斧諸人欣然拜謝公亦長揖而去先生退食司鑰者惶悚請罪先生喜曰吾所靳者浪費耳今用得其當區區千金奚足措意聞者無不高先生之風而重公之義始先生之巡鹽兩淮也有年家某應貽官詔萬餘金囊橐罄如而吏追頗急與妻孥謀曰非李君不能活我乃夜遁維揚告以故先生唯唯卽命正辨談契濶某欲再申前說而繼矣皆下筆

盈耳相與品題伶人優劣勸酬笑語竟不得畢其詞夜聞宴罷先生已酣醉而入寢矣如是者累日某窘甚寢食靡寧忽傳家奴至色頓變以爲官逮也詢之乃知先生已命人代交官項復以三千金遺其家色始定泣謝曰先生盛德求之古人未有匹也

予村西磁山有童牧牛其上倦卧巖畔見巨蠍與壁虎鬪虎被蠍螫憊甚奔竄石隙中踞一物若吮啞狀俄頃雄健勝前輒赴鬪鬪破

蠶復躍入石隙牧兒怪之諦視所啞乃一小石卵大如彈丸色殷紅瑩潤可愛因擊碎之未幾虎受傷而歸覓石卵不能得蜿蜒拳曲而斃

海陽張真人者不知所自順治初年來邑東北菩薩頂結菴居焉坐卧一蒲團外無長物恒累月不食穢村有泉頗清冽日往掬飲無間寒暑嘗云吾遍遊天下水味無踰此泉者人有疾病求之摩其頂立愈小兒經其撫摩

終身不出疹痘一日告人曰今夕當有大風雷雨宜扃戶早寢衆素神其言從之夜半狂風振屋雷雨交作比曉晴霽失張所在峭壁上炭書一七律曰孤峯雲隱舊山堂遠寄萍踪到此邪不羨高車雲飾擁可堪松蓋晚風涼南宮行滿三千錄北院蒲團六月長今夕乘鸞歸海嶠碧桃開處姓名芳歷經風雨不沒至今猶存方張之羽化也有海陽人訪友盛京遇諸途詢所往曰久坐蒲團聊航海自

遣耳臨別出紙裹一具封緘甚密授之曰他日值困苦時投紅爐中當有濟否則萬勿輕啟某受而歸始知張已化去卽所遇之辰越數載邑大饑饕殍不繼忽憶張言折視之有物如兒拳質似鉛而色黝然試投諸火烟霧迷空舉室頓暗頃之烟消變爲黃金遂易升斗得度荒歲云

諸城士人某春日遊山迷路徬徨間見一道人担柴自山凹中擊而來問之曰吾有句

聖訓示爾歸還士稽首求教道人指肩上柴謂曰此木爲柴山山出士思索後時不能得句道人笑曰若亦士子耶言訖其去如飛士旋得路出告諸同人莫能對予宗人內翰中孚聞而對曰因火成烟又及多時下方總角也

招遠村民某豕爪生拇指問自云前世居某村值歲饑爲人鬻子女私得錢數千文歿後謁冥王怒其喪心圖利叱逐而出忽聞絲竹

盈耳跡之見數人着絳衣登堂演劇悅焉亦
易衣入隨之跳舞失足墮臺下驚起回顧鬚
毛被體蠢然豕也遇矢知其穢而馨香撲鼻
不覺啖之至飽比長恐肥臍遭屠宰恒經日
不食腹餒甚輒復食稍食卽肥旋被屠人牽
去縛諸床舉刃刺之遂狂呼而奔視所著仍
前絳衣有數人自後呵口速追至禡其衣頭
諸人簇擁而上撲諸地等解剝之衣粘貼肌
膚痛不可忍掙脫逸去尚餘半袖倉皇前奔

騫然墜深坑中聞人語曰生矣男也張目審
視復易人形但肢體短小耳豕爪在手其卽
半袖之未脫者與

予族人某冬日樵磁山見青草數莖嫩綠可
愛有羣鳥飛翔啣去疑爲仙芝擷數莖茹之
頓覺身體憊甚踉蹌而歸昏迷僵卧累月不
醒驚蟄始恍然寤所啣者豈蟄草與姑錄之
以俟博物君子

予邑侯段公堅陝西人前明嘉靖進士捐介

廉明爲衆所服每逢丁祭先期齋居蔬食羊豕必親飼不假手僕隸歷數年不少懈某歲值祭日享獻未畢大風驟作殿上燭光閃爍幾滅少頃風定神几上有燭油書俾出享祭四字蓋公精誠所格也

楊氏清江人適太學生蔣良紱蔣雅不喜浮圖常作闢佛論諷示同人一夕夢遊佛殿遶之三匝神像皆旋轉向之作努力狀覺語妻孥不以茲意未幾蔣忽精神昏瞶兀坐者杲

逖起繞屋者三止之不得氏驚曰向夢其凶讖乎踰刻而卒翁姑在堂遺孤甫五齡家綦貧無隔宿糧氏躬勤織紝養親撫孤至老彌篤鄉里賢之

姚公敏聖有女端慧工詩句兼善丹青及笄頰下忽生髭刺之彌茂遂任之後長至尺餘乃易道家裝繪大士像懸樓間長齋禮拜無閒晨夕終其身不下樓雖至戚罕有見其面者

桐城方監司煊雍正初被議僑寓臨情人以
室多怪異告弗之信居載餘毫無見聞有戚
蕭某自南來訪設榻廳舍觀書至夜分將就
寢焉見一白鬚叟方巾濶服昂然而入甫欲
通問叟輒舉手拱揖遂噤不能出聲叟造几
前取書從容翻閱至得意處擊節稱賞竟數
頁一垂髫童子捧茶至叟執杯畧讓旋白飲
飲訖袖微拂童子俯首趨進叟以拳擊其頂
童子卽蹈空而旋捷如車輪每一擊輒應手

轉閃爍奪目後轉益疾第覺涼風颼颼砂
人肌膚蕭已頽然如入夢境矣天明僕起見
蕭昏卧喚之乃蘇其宅後亦無他異蕭歸歲
餘歿

余家有祖遺公宅一區凡族人寓其中者不
數年卽貧乏他徙後傾圮拆毀梁隙有木寸
許鏤兩馬駕車向簷外作奔馳狀御者鞭其
後乃知爲匠役厭勝之術也或謂營造將落
成時取鋸木行馬立大門左架以丈木置斧

一柄於其下逼令衆匠跨之即可解然斧須
木師所手執者方效未知信否

余邑東鄙有村人娶婦某氏合卺後見婦相
衣縫紉周密且不與同榻稍犯之則啼泣堅
持經數月無轉意翁姑憂之而難於啟齒託
氏母曲爲勸解不聽姑無如何乃曉之曰婦
以承祧爲孝吾二人年已向暮又無他出今
若此則妾妾一脉將何賴焉且爾子然一身
異日安所託也婦聞言不答而意頗動是夜

往就之遂相歡好次宿仍堅拒如初而婦
已受孕踰歲生子夫旋歿婦撫孤養親終其
身無間

楚有諸生某績學能文每入闈輒不能終場
乾隆辛卯頭二場俱畢文頗佳深自喜三場
漏下二鼓五策將脫稿正搦管吟哦忽一人
倉皇奔入急呵止之而視覆卷上已墨濡淋
漓矣其人乃鄰號生緣如廁見一物大如斗
黑氣彌漫自地中栩栩起驚駭急走未遑審

觀遂悞入某執卷求易辭過激監司怒其傲也逐出之

陝西廣安城外有河名延河每山水漲發波濤迅激轉巨石如彈丸而漂木甚多居人競撈取以爲利一日將暮聞水中語云爾在此我往洪洞去矣衆疑訝間忽砰然有聲若巨霆驟作見一物黝然而黑冲波直上至城東父墻而墜奔視之乃鐘也驚爲神因卽地而以亭鐘鐵質大數十圍厚寸許篆文類

蚌不可辨識撫以指聲轟轟不絕擊之可十餘里邑故多雹初起時有怪雲如墨惟遍鐘俱紛紛散滅後鼎晉省人云洪洞縣有銅鐘一具亦自空中飛墜者稽其月日正廣安落鐘時也

周將軍倉殉節麥城而墓無可考乾隆辛卯余宰當陽稽其遺跡卽古長坂坡曹劉交兵處也因訪麥城故址在邑東南四十里久為沮水冲塌成河僅存堤埝名曰麥城堤有任

生者夢將軍示以葬所遂告前令陳公掘其地深丈許露石墳一座頗堅固乃掩之而築墓其上植碑以表焉或有疑任生偽託者夫去地丈餘烏知有墓且一經掘視昭然不爽則將軍之英靈所格未可妄非矣

蘭陽世宦侯某素饒於財任四川學政頗當苞苴探知某生殷富特索重賄靳弗子乃故置劣等將施夏楚生哀祈不允仰天呼曰冤哉咎也我死必爲媚盜以報汝歸即自

聞之心悸恒忽忽如有所失及旋呈宦囊豐裕復置良田數百頃富甲一郡尚乏子嗣姬妾十餘人俱無所出心惡某生語乃盡遣焉時夫人年已五旬忽懷孕分娩及侯獨寢書室夢生自外來竟入內室急起逐之躡闕而踣遂驚寤而夫人已生子矣侯知爲孽報欲勿舉夫以不可比長頗聰慧但性好遊戲屢責弗悛未幾夫婦相繼去世恣意荒淫不三載貲產蕩然僅餘大厦千間而已無何妻歿

屋亦轉售躡居茅舍貧不能支遂縱姬妾與
人通初猶諱飾繼則要於路曰我某氏孫某
氏子也因貧無奈遂覩顏爲此耳及諸姬老
大計無所出結無賴習穿窬之術爲主所覺
縛送邑宰廉其家世幽者之未幾病死獄
里每羞稱焉

燈叢話卷二

福山王 械疑齋著

乾隆初京師有某大姓乳母與僕人私玉母
覺而擬逐之僕啣忿以制錢數十枚給其幼
婢日夜分叩主母門當爲我啟婢如言乃笑
入弒焉訟於官刑曹某坐幼婢以斬決律同
僕業市閱月某夜夢有持笈弟東來邀者隨
之行見宮闕巍峩堂上人若世所望冥王狀
某至王起謂曰有訟公者故請面質俄見一

女跪階下捧其首呼曰殺王者僕也我何罪
王卽坐而問曰案由公定失之咎將何辭
某曰此婢夤夜啟門王遂遇害例有應坐惡
得無罪女辨曰實不知情罪不應死某曰正
惟不知情僅予斬決耳不然罪豈止是無論
知情與否當昏夜之際忽有叩門者安得不
問而遽啟之且啟門由於賄囑百喙奚辭女
子悲泣攜其首去王復起謂曰公斷良是
結矣遂趨出見友人策馬而過謂曰

賜矣余來倉卒忘一言煩告內子有公

藏錫器箱內以備緩急需殯殮諸具得此

矣言畢上馬去某亦望見家門灑然而覺有
僕至友家探之還云昨晚暴得中風症五鼓
時已物故矣某卽往弔友子尙幼請其妻出
告以故不之信入檢其箱塵封寸餘曰此中
詎有銀耶啟至箱底果得銀如數
錢封翁永標湖郡烏程人性仁慈喜施與意
豁如也明末歲大饑流亡載道傾囊賙濟所

全無算事載邑乘次子文煥以康熙乙酉經
魁中丙辰進士出宰廣濟有賢能聲時里中
徐某亦以孝謹聞於宗族子某由甲科任孝
感令夫廣濟孝感命名已久乃二君作宰其
先人之積德若借邑名以顯雖日事屬適然
而天之報施善人亦巧矣

金陵藩署故徐中山第署後樟圍高樓在焉
上多狐會新舊交替署尙空齋吏先期掃
謂日有敢登樓宿者當釀金爲筵適

似聞之毅然往持劍危坐夜將半忽
見盈耳儀從雲簇凌空而至瞬息燈燭輝
煌筵羅列薛避匿樓角覘之見一白鬚叟
蕭止坐身畔有垂髫女郎可十六七許舉
動飲觥籌交錯薛自忖遲則必爲所覺卽
躍出呼曰是何妖物敢來作崇斫之鏗
心聲燈火倏滅寂無所見東方旣白得金
一土鑄恭祝周某翁七十榮壽字未幾衆
不言夜來事但問城中有周某否一人

翁新慶七旬余卽與賀筵者薛遂往
詢來意薛曰君家小有亡失知之乎周
薛曰酒器在否周疑其言入室驗視出
日前月爲余誕辰戚好惠金爵二今覓
不何由知薛語之故出杯相示周大異
有孫女年甫及笄數月來神思恍惚每
日物憑焉醫藥罔痊殆卽公所見之
歎既畏君之威聲息所在自當遠
西高邁吾孫卽若孫也

燕九諾女竟安

故曰畏薛某耳翁復以女言告
畏吾劍耶遂掛劍於門大書薛某
絕

狐自云吳姓號九峰常與人杯酒論
雄辨雖博洽之士不能難也有請見
輒云我貌寢甚恐諸君見之欲嘔耳
可登仙籍吳云某畜道未脫尙入輪
轉爲儒家子轉青衿一領乃可望成

衆詢以三教之說答云三教中儒最
如西方白光射二百里百里外我能入
東方青光射三百里二百里外我亦
如居南方紅光耀五百里其芒竟天離
餘里我即不敢近常山行忽紅光照
聲振山谷驚伏巖穴下良久出探乃
過也有士人某夜宴吳至請移尊門
解其故頃有偷兒入室家人逐之衝
遂遭擒將鳴諸官吳笑曰孽由我發

其縛以警將來可耳衆釋之一旦辭去不
知所終

明登郡有軍門某母死覓美材不得聞郡
陳媼家藏一具質堅而厚蓄已數年持金
焉其子弗許軍門怒責而強取之子因發
力學登賢書筮仕適宰軍門之邑時軍門
謝事家居且老矣向時情事茫不記憶令抵
任往來甚密隱得其兩子不法事募人首告
伴謂軍門曰狂徒逞刁誣讎縉紳當爲置之

法但須誓屈兩公子一質以杜奸民之口軍
門信而遣之令累不剖詰立命杖斃初杖時
家人奔告曰若輩妄傳耳告者疊至云命在
須臾乃號呼赴救令戒閤人拒不納旋聞二
子死遂以首觸石死治前未幾令婦懷孕臨
產見軍門披髮入後堂方驚愕間內傳夫人
生子矣令心知冤對無如何比長狂恣荒淫
產業蕩盡不絕如綫云

山南某商赴蘇貿易攜三千金藏艙板下將

發一人求附舟行李都甚商不疑而納焉其
人風雅善談笑杯酒盤桓頗相得一日持金
錢隨意旋轉墜艙底商覓還之次日別去商
偶啟艙取他物則金已烏有矣大驚登岸入
林中痛哭將自縊有老人扶杖至曰咄咄見
郎何輕生乃爾商泣訴其由老人曰子有緣
幸與我遇速返舟至彼作別處俟夜深尋訪
見衣白痛哭來者金必可得然慎勿言我也
商如教至其處交丙夜一白衣人披髮痛哭

手提壺漿沿路灑滴商直前視之卽附舟人也驚問商商告以覓金故其人曰無多言隨我來抵其家棟宇崇闳儼若巨族乃延商上坐曰吾習此術久矣師嘗言不義而得人材必取償於異世當斬哀枕塊若子受父遺業者以禳之然三日內有物色至者卽宜付還今甫二日而遇子原金必奉償矣顧何所聞而踪跡至此商不以告曰此必吾師漏言耳因與流連對酌商醉假寐天將曙呼商取金

封識宛然命僕擔送登舟道徑迂曲歷數村乃達江干商再往訪之迷路而返

揚州巨商吳某其婦翁在黔中鎮遠守吳赴黔就婚合香後夢一青衣人來曰奉城隍檄有事須往質吳以非本籍詰之卒曰因子來此故就近歸結耳遂掖之去俄至一官廨有投繯少婦跪階下督吳曰負心郎吾尋訪久矣今得遇將復何辭吳愕然不解神命取案示之吳忽悟前世客濟寧眷一妓妓私贈三

白金將爲落籍計既歸父母怒其流蕩不令
出妓堅守前盟而鴇母逼奪其志遂自縊及
再往墓已宿草矣吳辨曰事誠有之但上迫
親命且我重來婦已物故非爽約也神曰婦
死縱不爾罪而欠金宜償吳蕪乃市冥鏹焚
焉夜夢神責曰爾償尙輕須罄陽世三百金
酬之吳卽焚如數復夢神呵曰婦控爾低銀
塘塞令卒引視銀色皆黑吳私問卒卒曰子
射我我語爾故吳許諾卒曰冥鏹穿破色卽

低潮也乃恍然悟更市數十萬錠并謝卒物
焚焉夢前卒來婦亦至向吳拜曰感君還妾
故物得免貧窶但妾久羈陰曹衣服器物蕩
然無存如不忘舊好祈具以贈我吳命匠悉
製人間應用物火諸野入夜夢婦人來則楚
楚衣裳矣稱謝畢蹙然曰恃愛多求君得無
厭乎妾尙有苦衷項間索不去超拔無期若
肯見憐爲我懺悔庶可免吳許延僧道祈禳
婦曰若輩何能爲揚州南郭有老人某禮斗

甚虔得彼醮薦厄解矣吳歸從其言復夢婦
來謝項上索已去曰賴君高誼得脫苦海十
八載再圖良會吳中年多蓄姬妾孰爲妓後
身不可得而考矣

豫省某縣羣山環繞林巒叢雜僻邑也邑令
子外出遇虎攫去令痛甚廣募獵人期盡殲
以洩忿數日無所得令悲且怒責復往捕經
旬餘仍無獲令益怒將斃諸杖衆泥首請曰
某等獵近地久矣意虎畏公威聞風遠遁山

南百餘里層巒密箐爲虎狼窟穴歷久無敢
入者某等願冒死一往務得虎復公命乃質
其妻子遣焉衆結伴裹糧而入第見古木參
天修篁蔽路蝟伏鼠竄狐兔縱橫杳無虎迹
衆徘徊山蹊日將夕棲身無所遙望屋角巍
然隱約林際羣赴之有樓高數丈甃以鉅石
堅固宏敞衆登樓環視塵灰積寸許皆心悸
股栗坐而假寐比曉同人忽失其一競覓無
跡歸述之令令痛哭而已

蘇郡吳縣王某乾隆初任寧夏邑倅夢本邑
城隍謂曰適奉蘇郡檄有事須贊當速行王
以路遠辭神曰有馬可乘俄一卒控馬立階
下促王乘之疾如電瞬息抵蘇至城隍廟見
大門楹間懸雕金聯句光輝奪目書處世但
能無死法入門猶可望生還殿楹書地獄空
留點鬼煞人心自有上天梯神謂曰爾伯歿
後爾叔不撫諸孤利其田產爾曾出不平之
語其信然乎王以年遠不能記憶對神曰卽

事而論曲在誰王曰曲在叔神曰若然則案
定矣悟後差人抵家探問其叔已故卽夜夢
之次日也王乃親書聯句送諸廟

康熙中兗郡有數人共昇一人行市中圍以
幔欲觀者索錢乃啟視形圓如毬手足拳縮
耳鼻皆陷入肉肉儼然卵也監司某聞而異
之託言太夫人欲觀命輿至內室其聲啾啾
貌頗慘然詢之則左右顧若畏人狀衆曉之
曰此地人莫敢入爾有苦衷可剖陳昇爾索

錢者遠在署外無慮也乃泣訴云四歲時即
被拐裝圓罈內封固之上鑿一竅通飲食下
鑿二竅通溲便數年漲滿罈中奇苦萬狀又
十數年乃破罈出之招搖索錢居恒祇啖以
棗栗恐形體長大也監司執而鞠之盡真諸
法

康熙間萊郡忽來一馬不知所自神駿異常
蹄間毛長尺許往來騰踔日踐田禾無算鄉
人苦焉捕之不得乃糾合諸村四面圍逐馬

徑奔海中履水而行踏浪蹴潮宛如平地久
之入大洋踪影杳然矣

膠州諸生周雲赴歲試夢遊一處水碧山青
迥非凡境眺矚間忽聞環珮鏗鏘一女子飄
然而過貌甚都周尾之而行迤邐至竹林中
林盡露甲第一區女緩步入周亦隨入門宇
深邃悄然無人室內圖書滿架陳設皆非耳
目近玩女據床兀坐指几上雲箋謂曰妾有
詩四章願質高明周取閱詩曰極目秦樓月

卷三
二
悵然思遠人誰云好事近辜負洛陽春細滴
芭蕉雨懶傾荷葉杯憐憐薄命女寂寞看花
回佩解丁香結愁看霜葉飛滿庭秋夜月不
見阮郎歸疎影橫窗瘦梅含瑞雪濃何來月
下簫撩得鬢雲鬆周反復披誦擊節歎賞歛
然而寤時乾隆辛未三月二日夜也

徽商汪某赴蘇貿易遇載青蛙盈艙而驚者
心惻然買而放之啟囊露多金舟子頓萌異
志謂曰君誠長者去此十餘里余有亦載有

數百頭若盡行買放則功德無量矣商欣然
同舟往至其處暮色朦朧杳無舟楫正欲詰
詢舟子遽起扼其吭而投諸水復恐其浮也
取舟中石磨蓋繫而沉焉越月縣令舟過其
旁有青蛙千餘頭夾舟鳴躍皆昂首若有所
訴令異甚使善泅者沒視之獲縊尸項有繩
繩端繫磨蓋孔內令具棺殮其屍藏磨蓋他
所選幹役沿河物色得一舟有空磨盤在焉
取蓋合之不夾一鞫而服論如法

平陰劉生偕其兄暨友王生讀書山寺劉患
時症神忽離舍信步至一處繚垣綿亘有月
門半啟顏曰別有洞天劉徑入幽房幽折迴
異凡境一披髮女郎丰致翩然見劉來作嬌
羞狀掩戶而入劉神搖目蕩莫能自持徘徊
間有老叟出謂曰郎君何來行立於此劉曰
讀書近寺仰瞻華屋故爾流連因問翁何姓
曰姓子劉疑之曰商王後裔也延生入頗恭
敬旋進食烹飪皆精潔抵暮留生宿次日一

客來詢之主人 鄰也坐談移時客曰主人
有愛女聞君未娶願締姻好生大喜過望當
夕合卺新婦靚麗如仙其侍兒即被髮女郎
也琴瑟頗篤生偶與叟間步出一洞門却非
前徑門外高山峻嶺若與人世相隔者叟請
題額生即揮筆書曰古桃源忽聞梵誦聲悟
曰此處與山寺原隔咫尺余所讀書皆手自
塗乙心血所在盍往取歸叟潛然曰一去恐
無再見期矣生驚問故曰此地將有天變意

欲擇地徙居生日傾刻卽回豈不能待耶叟
笑曰吾戲言耳生遂攀蘿越嶺而出卽寺
之後園見兄輦蹙立園中呼之不應遽走去
生牽其袂隨至卧榻豁然而醒乃歷述前事
王聞之笑曰此壁間鼠穴耳予戲題四字尙
在驗之果然乃悟十二辰中子屬鼠其爲鼠
怪無疑矣其兄恐復著魔促之歸病月餘而
愈再詣山寺其屋經大雨圯毀循牆跡之果
空穴鼠已他徙無踪窮其曲折直通後園

湖山石石孔有字如^立大畧可辨識乃已所
書古桃源三字也

登郡梁某武弁也常夜巡東郭外遙見走燐
簇簇如叢星逼近之彷彿聞語云梁貢生至
矣速避諸卽紛紛散滅梁深訝之他夕過其
地復聞如前乃慨然作讀書想顧家貧延師
無力適余戚徐某設教城中遂從受業銳志
力學三年業大進補蓬邑弟子員食儼以明
經老

蓬萊城東七十里巨峰集有兩婦人自西來
憩破廟中村人詢之姑媳也囊橐蕭然有一
犬隨行姑謂媳曰我餓死不足惜汝年尚少
何不適人以自生媳曰姑老且病吾嫁後將
何倚姑以已爲媳累也乘其出遂自縊媳歸
大哭曰姑以我死我豈容獨生亦自縊村人
哀之醵金買棺葬於村外其犬日夜哀號守
墓旁月餘後雖依人以食猶日數往三四年
來未嘗有間也乾隆庚午年事

萊郡倉大使劉銓浙江紹興人康熙中歷官
二十餘載囊橐克饒咸勸其援例陞任去劉
曰數已預定烏可強求衆詢其故曰余少時
祝壽戚某家戚門臨溪側遙見一婦人浮沉
溪內余將至婦踉蹌登岸去抵戚門言及卽
其女婢也云浣衣水次有不識姓名二人來
邀之去不從強扶溪中不數武遽摔跌而踟
之輾轉苦不得脫忽云萊州倉大使劉銓至
矣顛失二人所在時余初補郡庠頗自負且

微職亦非所應得未幾緣事被褫遂考吏員
授今職

康熙中萊郡司馬來某浙省人署登郡守適
學使歲臨點冊儀門左有武生孫秀者以劣
跡被黜憤極而狂持刀奔試院及儀門爲衆
所阻不得入遂舉刀斫來倉皇格以手四指
迸落遂被害是夜夫人夢來血跡遍體繞屋
平曰余不幸已遭慘害今託生萊郡西鄙某
家他日南回當往視右手缺四指卽我

如人驚覺深以爲不祥越三日而計音至
後輿櫬歸中途猝遇暴雨往避村民家姓名
居趾恰與夢合詢其生子已踰月右手果缺
四指夫人心知其意潛然流涕厚恤而去比
長性淳樸不茹葷酒好興作廟宇孜孜惟恐
不及先是來居官雅不佞佛行部所至遇修
寺院者輒責而毀之某廣行募化經來所毀
者悉爲修整歷數十年各廟俱落成無疾而
逝

萊郡掖縣富室張某其祖貧甚以灌園自給
偶於途間拾皮囊啟視皆金知爲人所遺也
坐候其傍頃有號呼而來者詢之卽失金人
乃取囊還焉其人感甚欲厚謝之堅來受適
張妻饋食至知其事曰是物吾稔聞之未識
其狀客解囊相示笑曰此固金耶命持之去
謂夫曰吾昔巡茶野外見土坑內纍纍然以
手百計計各囊中物也張往覘不謬遂昇歸
成富室

新城宗兄某言伊村河邊有柳橫亘水

見大鱔長丈餘蟠其上村中無賴子思取之
操習手標俟其出一發中首鱔負傷拔柳而
去河水盡赤後值大雨無賴子聞戶外有喚
者曰河中漂木甚多可往取也出戶無所見
及河果有木流下泗水要之忽變爲大鱔急
向岸呼曰寄語老母鱔魚索命矣言訖隨波
而沒

登郡普某奕中國手也晚年尤篤好技益進

對壘者咸望風靡常攜局登蓬萊閣一道人
前揖曰聞君善手談願窺高深普欣然既布
局陣守攻擊備極變化道人應接不暇東南
一隅旋爲普所困道人縱橫馳突不得出乃
外設伏以待普從隘處扼之曰爾雖仙亦難
解此重圍矣道人微哂而起手捋普鬚曰君
奕固高君鬚尤美乃遜謝去普亦未之異也
及俯視白鬚有黑跡五匝指痕宛然拭之不
落始悟道人仙也普技亦神矣哉

江陳某康熙中曾應山左趙撫軍幕晚舍
家居食指頗艱值其友爲山西河津令遣子
往候而令已陞任去僦居逆旅獨夜無聊據
案作草書不數行覺有物憑其肩回視之乃
一女即嘖嘖讚曰好書法陳子呵曰貧夜至
此不顧瓜李嫌耶女復作嬌媚態陳曰若仍
爾當呼主人來女赧而退次夕挑燈披誦
復至笑曰郎君夜讀得毋寂甚陳不應女徐
近前凭伏几劍脂香襲人不覺心動遂擁於

懷撮其領而狎之女曰爾識我乎曰連夕光
顧已會相識女搖首曰爾審視果識我否遂
變一披髮咋舌之狀陳驚仆復向之呵氣不
已正窘迫間一叟排闥入叱曰何物鬼子乃
敢作崇倏忽不見叟扶陳起曰少年矣矢志
不堅非遇我幾危矣陳拜謝詢其氏族叟曰
我河津薛姓向在山左承尊公雅愛故爾相
報再三安慰而去陳歸語其父思之良久曰
是矣昔年隨趙公遊大明湖見薛文清公

風雨剝落力勸趙公重葺之薛河津人也採

爾於難殆爲是與

予業師趙拙菴先生武進人爲予言戚某精
占驗百不失一有秘書珍藏不以示人雍正
壬子秋試金陵聞其已故塲畢往唁并訪遺
書比至其家問致病之由老僕潛然曰主人
本無疾村南數里有短碑一座文字漫滅
不可辨識俗傳建自劉青田主人命創室碑
左工未畢一日忽驅匠役去留僕在側主人

披髮仗劍掘地深三尺餘見大石盈丈堅厚不可卒拔乃鑿掘石旁浮土甫及尺許露微孔陡有白光出如匹練森寒襲人光芒射目旋繞主人身畔主人鬪擊良久狂呼而仆白光仍縮入扶歸遂不起舉家問故不答垂危乃憮然曰石中有寶劍白光劍之精也數戒妄求我思強取致劍光凌逼傷右臂命也我死當埋石上以鎮之從其言葬後風雨之夜輒丁東有聲詢及藏書僕曰主人習數隕

主母已焚之片紙無存矣

霑化某歲冬大風迅發屋瓦皆飛河中吹浪高丈許一夕凍成塔形玲瓏洞徹有類鬼工觀者如堵經數日乃融宮詹李公建廟河干落成題額未得佳名正思索間有道人來訪言詞博奧甚爲傾倒因告以故道人曰時事卽嘉名也何不題爲水塔禪院李稱善道人旣去李念道人風骨超凡必非恒品命復邀之回方道人之來也一童子倚門酣睡呼之

不應道人出卽隨之往使追於途見童子負
柳一株隨其後去如飛奔馬不能及回告李
李嘆曰此必純陽真人也惜覲面失之遂如
所言題焉

京師有驢夫某載一客至西直門因如廁落
後比追及日已向暮客僵卧道旁驢不知所
往徬徨間爲坊卒所獲令鄉地守其尸鳴於
官詰朝官至失尸所在官怒勒限尋覓踪跡
杳如鄉地懼責乃掘一新尸瘞塞之官命驢

夫識認曰客無鬚此長髯不類觀者亦堵
夫忽於叢衆中舉一人告曰此卽騎驢客也
詰以故曰素有痼疾中途陡發昏迷仆地夜
始醒起覓驢夫不得遂跟尋至此官檢所掘
尸遍體無傷痕惟頂門貫長釘深入髮際喚
鄉地嚴鞫始得其實蓋村豪某以圖財致死
者鄉地知之而莫敢發也乃置諸法乾隆丁
丑年四月事

唐陸鴻漸先生楚之竟陵人以文學徵不赴

徜徉江湖間性嗜水天下名泉嘗歷殆遍稱
楚水爲第一詩云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
陵城下來所謂第一蓋指竟陵言也但年代
久遠鮮有知其處者明僉事柯公喬博求無
踪於西塔寺甃井並刊茶經額曰陸井究失
真耳真蹟在北郭外官池內名文學泉邑令
邱公築城始掘得之中有斷碑廢在隱存茶
經字跡擬修治之而未果遂仍湮沒乾隆戊
子夏旱居人於池內掘藕復獲故井前令馬

君鳩工淘浚得積茶數十餘石及文學殘碑
意必先生品茶處也乃甃砌而建閣於左並
勒石以紀其實余於乾隆甲午春調任天門
天門卽古竟陵也簿書之暇輒訪陸井遺跡
或謂在天門山北或謂在西湖中覆釜之下
然稽其故址惟文學泉與邑乘所載脗合其
爲真陸井無疑惜自馬君去後久漸湮塞而
閣亦就傾余因復加疏濬並閣之圯者而重
葺焉井徑七尺深十餘尋上覆巨石鑿竅凡

三汲飲之甘芳而冽逾時覺齒頰間猶馥馥不散則知先生之所品題固非虛語也予村中羣兒夏日沿於河見一小白蛇往來游泳光耀波間異而逐之潛入沙際掘之得劍長尺餘青瑩照人利可削鐵羣兒相競不已截爲數段分取之識者惜焉

山陰漁人顧某月夜操舟捕魚偶扣舷而歌聞有依歌和者聲低而啞起跡之見一人躡踞田間彷彿有黑氣罩其上持篙追逐其人

急走至古塚旁一大穴而沒遂以篙架穴中數十乃回漁人家有老母幼弟時已寢其弟忽起捧母衣詈曰我好意倡和爾子輒無禮相加槩傷吾體行取其弟償之矣母曰冒犯者兄也弟何罪曰其如彼強橫不可近何若以雞酒祀我怨可釋母日夜已深物難猝辦容俟翌日復曰我不及待漿粥亦可耳正素取問忽聞扣門聲卽惶遽而言曰兇暴者又來矣遂寂然

萊郡某氏婦凶悍異常連嫁五夫俱遭其折挫而斃聲播遠邇居數載無問名者文登邑有執鞭某聞而娶之衆動色勸阻不聽竟載之行一日引至幽谷密箐中推婦下騎褫衣縛諸樹謂曰亦識我本意乎爾悍名四布莫敢與婚我所以娶爾者特爲爾前夫雪怨耳婦厲聲叫罵毫無懼色某從容拾柴薪堆積而爇之執刀謂曰且剋取悍婦肉俟飽啖後再畢爾命卽割其左髀肉駢三指許炙而啖

之婦罵益厲某更割其右髀肉大如掌炙啖如前婦色稍沮頃欲割其乳始哀呼祈命申誓重疊願改前非而某若不聞故持刀作欲割狀婦號極聲嘶奄奄欲絕乃擲刀嘻笑曰技止此乎姑貸爾餘生再犯不宥遂解縛而封其創攜歸恰遵婦道并曰親操偶有微失呵叱之卽惴栗惶懼屏息承迎居然稱賢婦矣世之夫綱不振歸咎獅吼豈篤論歟

史子見黃岡諸生也明末遭寇亂子見率里

人斃其魁賊怒獲子見磔之筋肉都盡骨猶
屹立乃鎖其項於彰孝坊夜分鎖脫骨走臨
潮寺次日賊索獲之復刃其首里人以為神
建祠祀焉

胥秉哲江夏人狀偉岸談論風雅尤奇於醫
有徐某妻孕而疾診之曰倏隱倏現尺中有
神非癥非痞結為孤形投以藥果產異物某
中丞夫人病歿將殮胥觀其色謂可活煎劑
投之須臾復甦王方伯女患痘已死胥見日

生氣猶存藥之而起其他神效多類此余友
王生調鼎其婿也嘗備言之

馮氏雲夢人諸生龔沆妻也年十六適沆四
載沆卒遺子甫七月氏哭泣喪明三十餘年
一日覺天宇空曠霽景暄妍目中翳障忽盡
錫子病瀕危望空拜籲夜夢媼持漿灌之旋
愈乾隆丙辰旌焉

黃仁還潛江人家僅中資喜施予貧死無棺
者每代為營厝明末遭寇出避遇賊刃於路

卷三
冠退家人返黃已在室詭而詢之云被刃時
頸將斷恍惚有人爲正其首敷以藥復有數
輩掖之歸視其人皆施棺之人也孫金鑲中
康熙辛丑進士

